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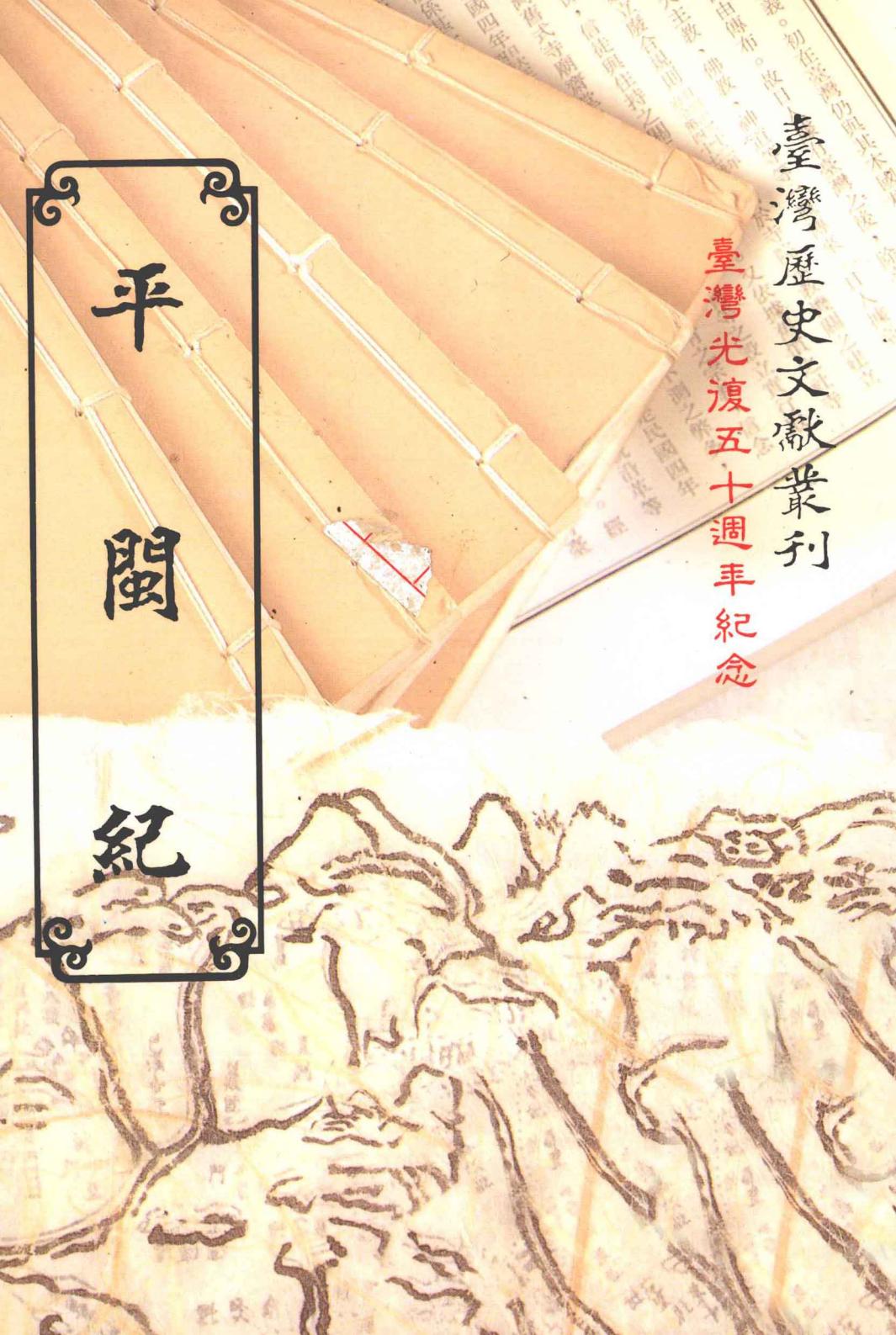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臺灣光復五十週年紀念

平

閩

紀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平
閏
紀

臺灣省文献委員會印行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平 閩 紀

著者：楊

捷

編輯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發行人：簡 榮 聰

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電話：（〇四九）三一六八八一八五

印刷：臺灣省政 府印 刷 廠

地址：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一段二八八號

電話：（〇四）三三九三一二六八八

定 價：精裝 新台幣三百四十四元
平裝 新台幣二百九十九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ISBN 957-00-5791-2 (精裝)

ISBN 957-00-5792-0 (平裝)

重刊平閩紀序（明鄭史料類）

同治甲戌，牡丹社事起，沈文肅公治軍臺南，從郡紳之請，奏建明延平郡王祠，有云：「明末延平郡王賜姓鄭成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少服儒冠，長遭國恤，感時仗節，移孝作忠，寰宇難容洛邑之頑民，向滄溟獨闢田橫之別島，奉故主正朔，墾荒裔山川。」寥寥數語，鄭成功畢生志節表露無遺，足抵長篇大論，文肅公之言，真深知鄭成功者也。

昔清人入關，明祚垂亡，義師勤王，後先繼起，死難之烈，遠逾前代，如弘光時之史可法、隆武時之黃道周，以及魯王監國於浙、永曆即位於滇，率皆曇花一現，不旋踵即冰消瓦解，未克與清師爭雄，獨延平郡王異軍特起，支撑半壁東南，傳其子孫，延明祚三十餘年，至今偉烈豐功，猶堪頑廉立懦！

稽諸史乘，王初以一介儒生，慨於君王之蒙難，乃焚襦棄儒，樹招討大將軍幟，藉彈丸之金廈二島以抗清師，二次北征，所到處多望風投降，清廷亦爲

之震撼，迨師阻金陵，功敗垂成，遂驅荷夷而復臺灣，設職官、興學校、佈屯田，百廢俱舉，奈將星忽隕，齋恨以終，其遺恨固至深且痛，然王之精神氣節，則千秋不泯也。

王之先世崛起海上，傳子而孫，凡四世，史料浩瀚，諸如正史官書之載記，大臣將帥之奏疏，文人學士之著述，譜牒碑版之傳狀……等，皆彌足珍貴。各家所記，立場容或歧異，惟鉤玄探隱，歷史真相終不難大白於世，故仍無損其史料價值也，曩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刊「臺灣文獻叢刊」，相關史料蒐羅殆盡，嘉惠士林，功不可沒，爰以此為基礎，並新增若干，彙為一篇，重付剞劂，以廣其傳。

本書《平閩紀》，凡十三卷，楊捷撰。捷字元凱，義州人，清初以材武擢遊擊。順治五年，以副將敗江西金聲桓，遂鎮九江。十年，統兵入粵，克潮州。翌年，入閩，駐師漳南。十六年，提督江西。鄭成功自江南敗退，進駐瓜洲，移節山東十二年，復回江南。康熙十七年，鄭氏踞有漳泉，清康親王傑書戰

不勝，詔以捷爲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會傑書進軍。在閩兩年，解泉州圍，取海澄，收金、廈兩島，著有戰功，十九年，還江南提督任，後卒於軍，本書乃裒輯康熙十七年至十九年平閩前後奏疏、咨會及文稿而成，洵爲研究鄭氏後期之珍貴史料。

余忝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職責所繫，並感念長官之期望，無時不以文獻史料之蒐羅、保存爲念，庶先賢心血不致湮滅，而提供學者之研究素材，茲值本輯告成，謹綴數語，是爲序。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主任委員

簡 榮 聰

謹序於臺灣歷史文化園區臺灣文獻史料館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

張序

國家大一統之業，內安外寧，風行草偃，固已幾三十年。頓兵不減，乃鯨鯢餘孽，杖牙江海，恃其舟楫倏忽於巨浸駭浪之間，屢逋天討。迄乎三藩僭逆，益乘瑕伺隙，狡焉啓疆。戊午之夏，妖氛彌熾，蹂躪閩中漳、泉諸郡，乘城跨邑，濱海千餘里爲之失守。廟堂赫然震怒，思得偉略奇才，底定疆圉，爰命江南提督楊公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充福建全省水陸援勦提督總兵官，旋復晉公昭武將軍；會同大將軍、制撫諸鎮，相機撲滅。拜命之日，公毅然曰：『吾自束髮從戎，受國殊恩，晉官今秩，昔奉簡書鎮閩右，閩海情形吾所悉稔，今狂寇竊發，舍老臣，其誰責焉』！剋期就道，請以江南勁旅二千名自隨；蓋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驅市人而戰，法所忌也。星馳度嶺，謁大將軍於軍次，抵掌發策，凡山川之險塞、賊勢之虛實、軍鎮之勇怯、攻討之先後，若燭照數計而繩卜者然。大將軍喜動顏色，相需如左右手。已而滿、漢大兵及各鎮征調之兵絡繹先後至。一戰而奪洛陽橋，再戰而燬陳山壩，三戰而復江東橋、奪獅子山，乘勝逐北，破賊如取諸寄。乃復會商制撫諸公，水陸繼進，直抵廈門、金門，殲其渠魁，撫其脅從，賊勢窮遠遁；凡三載而閩地悉平。公曰：『是役也，聖天子廟謨、大將軍及制撫諸公勝算，老臣何力焉』！公諸令嗣俱籍金馬，列侍從，熟悉其指揮方略，恐失而弗傳也，因裒輯公前後

奏疏咨會及諸文稿，彙爲十三編，曰「平閩紀」；寓書京邸，索余言爲冠。余流覽披閱，不勝有慨於公之智深而勇沉、仁至而義盡，雖古名將不足多也。

何也？爲將之道，功名居後，材略居先，撫劍疾視，一夫雄耳。漢之絳灌、唐之褒鄂，未嘗不桓桓矯矯，一代虎臣；試叩其運籌決勝之方，臨危制變之策，則舌挾色沮，格格不吐；其中無預定者存也。若晉之羊太傅、宋之岳忠武，裘帶雍容，圖書閒適，未嘗不艷稱千古；至於舉旗取將，決頸爭首，則又有以知其不能，蓋人各有所短長，未可強也。淮陰壇上之辭，武侯隆中之語，衛公兵法之對；坐而言，起而見諸行事，其庶幾乎！公以伏波、充國之年，殲盧循、孫恩之寇，觀其拜表卽行，誓師慷慨，固已全局在胸，始終洞澈。其與大將軍及制撫諸公往還商酌之言，不逾銖兩；天子以討賊之任付公，公亦以討賊自任而無所遲迴瞻顧，非其素所蓄積者然乎？

今讀公入告諸疏，激昂忠壯，而辭旨則溫然藹如，無金戈之氣；移商諸檄，精詳剴切，而立言則寬恭和衷，無矜伐之容；布告將領，曉諭士民，壯國威作軍餒，而寓意則開誠布公，附循和易，無誇大震厲之詞。

先是閩之人迫脅於強寇，數叛數服。公以靖寇必先安民，所過市肆不驚，臥反側子於衽席。又濱海之地，耕桑久廢，饑饉薄臻，公移商制撫，遠近轉輸，多方賑貸，全活者百萬。是蓋以元老之猷，行良牧之事，又有迥出尋常將略之外者。

天子嘉公之功，復以江南重地畀公坐鎮。而從行諸將士亦得餽吹而歸。吳人於其歸也，有東山霖雨、衰衣繡裳之歌焉。今窮海之寇，束身稽首，汪洋千萬里之外，闢爲郡邑、隸之編氓，得從古所未有殊猷，盛跡遠越漢唐，非公之先驅芟夷而迫使之，不至是也。余備員史館有年，其於四方征伐之事，頗得釐輯以爲史書殿最。是紀也其以當武成之一則乎！是爲序。

康熙甲子孟夏朔日，通奉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一級，京口治年家眷弟張玉書頓首拜撰。

王序

康熙戊午年之夏，海島餘孽盜弄兵於漳、泉之間，天威赫然震怒，爰命江南提督楊公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充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往彰天討。尋又允公所請，令專統步騎諸將，進號爲昭武將軍。蓋兩蒙特恩異數云。

余時方承乏本兵，每覩公奏報章疏及規爲措置之方，罔不精確明審，洞中窽要；私爲賊不足平也。及公功成，旋師雲間，於蒐閱之暇，編輯當日入告嘉猷及軍中往來咨啓牌示，共成十三卷，名曰「平閩紀事」，千里見遺，屬余弁一言於篇首。

夫用兵之機變，至難言矣。當其運籌決勝，出幽入明，動於九天之上而發於九地之下，使熊羆糾桓之士奔走於指縱所及，罔敢自愛其力，猶凜凜有弗易之畏。迨謀成事就，終莫測其神智所自來。此名世英傑知微知彰者所能，而非拳勇小技、聰勉跳盪者之所能與也。方公至軍中，正值炎徼不戒之後，賊踪窺伺海壩，草竊充斥山藪，風雨亦漂搖矣；而公應之裕如，臨事雖呼吸萬變，而神閒氣定如平時，攄所蘊蓄，使諸將拱受約束，若兩驥在靳，五金受范，罔不環金立效；且推其餘澤，撫集中澤哀鴻，究此安宅，何其仁也。又能席屢勝之威，開布大信，以弘招納；不獨脅從罔治，雖因敗來降者亦推誠撫恤焉，又何其德威之廣也。今試爲取其成書披尋流覽，炳炳烺烺，其中戰守之關鍵、

賞罰之先後、軍實戍卒山川要害之經理探討，纏纏然奇正錯繡；批導森羅，如長江東注，抱取不竭；若挽大屈之弓以穿扎，無不應弦洞徹。雖事別言殊，而握要審宜，則一出於公爾。

是役也，公奉特命，冒暑遠征，策走強賊，計消伏莽，義安民生，功懋主眷。凡澄清山海、保釐內郡諸時務，莫不斷之以老謀，成之爲壯事；汛掃揚鬚之鯨鯢，築爲京觀；馴致頑梗歸化，島嶼風清，國家聲名文教，周洽於天地之所燾持。卽虞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周王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何以加焉。於此益見我皇上聖武於赫，廟算如神；三門朝啓，吉語夕聞。而公總徂征之旅，樹戡定之勳，實足以仰副九重師貞委任之重。不踰時超晉宮階，寵錫軍號，位居諸將之右，功成樂愷，振旅還吳，屹然爲東南長城。有以也夫！

右古之名將廓清寇賊者有矣。苟得甲士之歡心，戰無□陣，則耕田鑿井之氓未必室家安堵；苟持重內固根本，則執訊獲醜之告不能不少引時日；蓋兩者若是之難全也。有如公之尅期定亂，戰必勝、攻必取，又能令肅秋毫，人無違禁，泉、漳往來懋遷者交錯於旌旗璧壘間。昔者祭成侯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民吏不知有軍；賈君父壯勇剛毅，敢於深入，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而未嘗挫折；史冊並書以爲美談。若今之德懷威畏以消融閩悍，則公鍾鼎所垂，不啻兼二子之勞烈。而諸凡遇險見奇，應變出智，所以立功

取名者，又悉筆於此書，以爲後來著蔡風徽，何其遠乎！

夫閩海故百粵地也。當漢元封之世，橫海、樓船之功偉矣。然當時方略文告，簡冊寥寥，雖辭事詳約古今良有不同，而後人遂不得盡見其攻守攘拓之形勢，覽者不能無歎心焉。今公修文事於武備之餘，能使功言兩立，而又際盛世白雉來庭之鴻運，海波不揚，遠人來格，此書遂依附堯日未光，益致融顯，則公之遭逢奇偉，又有出於尋常萬萬者。故余樂爲言之，不獨見聖主知人善任，致薄海臣服無外如此；且欲述公之美，以勉夫後之爲將者也。

康熙癸亥仲冬，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加三級宛平眷弟王熙拜撰。

王序

我皇上天威赫濯，四征不庭。歲在戊午，業已罪人歸命，六寓率俾矣，顧閩海游魂，恃其險遠，踉跳波濤，蹂躪城邑，泉圍告警。皇上勿忍以小醜陸梁，釋而不討也，特簡江南提督楊公，六月禱師，往殲厥寇。公登壇鞠旅，拜表卽行，三載徂征，膚功克奏。皇上嘉廼崇勳，將膺懋賞，因念大臣久勞戎馬，卽以軍中所拜昭武將軍，仍管江南提督事還鎮雲間，甚盛典也！我松之人素載公威德，江海肅清，今喜東山旋旆，繡袞重臨，頃香益而迎馬首者以萬計，相與慰問勞苦，並欲亟聞逆寇殄滅狀。公慨然曰：『余自越閩嶠、解泉圍，身歷大小數十餘戰，陸刺猛獸，水斷蛟螭，恨不令諸父老壁上縱觀之；幸在軍纂有平閩一編，猶可想見鉅鹿戰鬪之萬一』。郡人王子廣心受而讀之，喟然嘆興曰：『於爍哉！我皇上功伐冠軒轅，威靈窮日出，萬國來同之盛，胥於平閩一役觀厥成矣！何言之？三逆受親藩重寄，狡焉狂逞，事變倉猝，民心勿與也；鄭逆嘯聚島嶼，盤踞三世，坐論海王、扶餘自大，欲一舉而殞之也難。三逆割據封壤，跨州連邑，鐵騎如山，可手盪使東傾、足踏使西覆也；鄭逆土航滅沒，乘波上下，欲凌洪濤而入鼠穴、以尺組繫之也難。三逆劍戟相撞，烏號夏服，可百步而及也；鄭逆密邇諸洋，火燧颺發，當者糜碎，欲裹裳轉戰、冒烟燄而焚巢取子也難。今公一鼓奪洛陽橋、襲陳山壩而泉

圍解，再憑高相度，率水陸所部將士破賊一十九寨，隨督艅艎直指金、廈二門，撫海外之殘黎，靖百年之兎窟，非皇上知人善任請兵調遣悉從公奏，何能指揮如意，奉揚國靈於溟渤之外？非公老成忠勇，密請方略，復與親王、都統、制院諸大臣推賢讓能協和共濟，亦不能仰贊廟謨，開明堂而告成事。蓋善將將者受齊斧而不掣其肘，善將兵者行天討而不矜其功，此致勝之繇而克敵之本也。而不惟此也，在昔成、康，三監破斧，四國震驚，必以越裳入貢，海不揚波，而扶南、林邑皆臣妾；漢武帝幅輿萬里，必以樓船駕海，兩粵削平，而珠崖、儋耳皆版圖。今者，三方既定，閩寇復平，我皇上履泰獄而禪雲亭，升南壇而告上帝，王業之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懸車野老，不克扶杖東封，一上太平之頌，庶幾婆娑平闔一編，竊慶君臣一德、文武同心，復見唐虞三代、九驛百蠻之盛、而咏歌無已時也！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誥封徵仕郎、晉封奉政大夫、巡視京通二倉、監察御史、加二級、雲間王廣心頓首拜撰。

梁序

閩越僻處海隅，非天下形勝阨塞之地。然自西漢時無諸、郢丑、餘善相繼阻兵，五代時王緒、王潮乘時竊攘，亦於其處；蓋其山川險険，猶足以自固也。我國家平定海內四十餘年，兵革不試，百姓龢樂。自康熙十三年，滇黔悖叛，而閩中亦遂稱兵爲逆；閱四、五年，以次剗削，渠魁授首，獨漳泉爲海賊寇掠，羽檄告警。上命諸軍進討，而以少保昭武將軍元凱楊君充福建提督總兵官，往領其師。君將家子，知兵，歷行間久，多著戰功。又昔曾與賊遇於雲霄、銅山間，習知其情形。故至卽設方略破賊，泉圍解，乘勝趨漳南，纍戰皆克，賊以平。予觀其自序謂：灑酒烏龍江，慷慨誓師，士氣奮厲百倍。又燒陳山塲，復江東橋，克萬松關，破玉州，搗廈門，勢如風雨。其意氣偉然，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閩旣平，君移江南，暇日追錄其在軍中奏疏咨啓檄示之類爲十三卷，目曰「平閩紀」。蓋其揣情事、識機宜，有大過人者矣。今天子聰明神武，諸將戮力用命，自君至江南二、三年，臺灣、澎湖盡入版圖，數十年逋寇一旦破滅。其批吭擣虛，用奇設伏，一秉君鎮閩時成算，故其奏功，遂不旋踵。予知君之必聞而喜，而且據鞍顧盼，麟自信其不得與於茲役也。會君問序於予，因弁數語於簡首。君之勛垂竹帛，勒鼎鍾，予竊附